

名家小说自选集

天缺一角

李贯通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天缺一角

李贯通 著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00K00.com.cn 和/或 www.B00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00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00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, Inc. 的商标。

天缺一角

一

于明诚颇不情愿地躺在地排车上，儿子于大川拉着，文化馆李书记在一侧扶着，慢慢悠悠地出了医院。县医院距文化馆一里地，于明诚不时听到有人给李书记和儿子打招呼，也不时听到有人说，于老头又活过来啦！其中有一位说得很玄，不是早就火化了吗？语气里惊喜与遗憾兼而有之。于明诚就想，如今的年月，大家都乐于糊涂了，人云亦云了，事不关己，没有谁去"考究"，小县城一个弹丸之地，难免"十步之内，必有谣传"……车轮子就是咯吱咯吱碾着谣传走进文化馆的。

四十天前，一向不愿串门的于明诚对馆里的同事们——登门造访。他说他近日将有一场大劫，如果能把命夺回来，就一日三省，一定和大家好好相处——天下熙熙攘攘，能在一块共事，本是缘分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；如果缘分尽了，就请大家原谅他所有的过失，他到了岸那边再为大家祈祷，"是皆秦之罪也"——他特别喜好苏秦的这句自责的话。

于明诚这种被世清认定迂腐的书呆子，人缘自然说不上好，也自然说不上不好。看他那一脸的凄楚无奈，一脸的认真，同事们无不酸了胸臆。在文化馆，于明诚有个绰号，叫做"准半仙"。他除了对金石学很有研究外，就是占卜术了。大家都求于明诚算过卦，也有应验的，也有不灵的，此时，大家都想起了那些应验的。比如，盛馆长家的新自行车被盗，于明诚说"待到重

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，果真是重阳节失而复得；李书记的儿子高考，他算出“男儿西行学女红”，果然被西安纺织学院录取，这个志愿本来并没有报；搞舞蹈的童舞产孩子之前向于明诚问卜，他说“一手撑开乾坤圈”，也还真是先露出了一只小手……越想这些事，大家心里越不安，就惴惴地聚在李书记和盛馆长身边，议定了几条防护措施：不让他出门，以防车祸；文化馆设了几个流动岗哨，以防歹徒；不让他喝酒，不让他工作；院里那口古井用水泥板盖了口，请电工作了一次安全用电检查。这一番工作都做细了，大家心里也踏实了，于明诚身体好好的，还能有什么灾呢？于是又想起占卜不灵的那些事。

谨慎的日子到了第四天，于明诚的话到底应验了。

文化馆坐北朝南，一座三层灰楼把它分为前后两院。设计人员说这座楼一石三鸟，办公、图书、宿舍，都囊括进去，最为实用，文化馆这样的老贫农，来个“拼盘”就对路了。楼前本是二亩杨树林，林中有石桌、石凳，可为琴棋书画，可供品茗阅读，曾几何时，文化味氤氲缭绕，为县城一大雅景。这些年开展以文养文、以副养文，推倒临街的墙盖起了各种各样的店铺。杨树两天之内伐个精光，那些石桌石凳，虽是笨重，却也能不翼而飞。院子一半是几十张台球案子，另一半搭起了两个帐篷，一个常年放录像，一个用来演杂技、耍猴弄熊、展览古尸……纷乱与嘈杂，不难想象。

文化馆的后院始终是后院。一亩多地，被十几家平分了，一块块的小菜园都经营得有声有色。置身其中，满目滴翠，遍体溢香，人与蜂蝶同醉。乌

鸦和喜鹊也视这里为乐园，时而空中盘旋，时而地上觅食，时而栖息于院墙，直到有了夜色才各自归案。这里人不畏鸟虫、鸟虫不畏人，人和鸟虫共同蒔弄着，也共同享用着这个不可多得的清幽之境。还有西北角那个古井，黑黝黝张圆了大口，早晚呵吁着如烟的雾气，朝如虹霓，夜如素练，狂风吹不尽，无风亦自摇，更为后院平添了一份神秘。可以与古井比资格、比深奥、比价值的，便是平躺在墙脚下的那块石碑了。只是石碑不像古井那么富有生气，它身上裹了几层塑料布、稻草苫子，远看似一口棺材僵挺在那里。

晚饭后，于明诚悠然来到后院，像往常一样浇菜、散步。菜地里通了几个自来水龙头，接上水管，用手一拧，水就汨汨而出。于明诚的目光正随着水流委蛇而行的时候，听到了一种令人悚然的声音，仿佛鍤子一下一下凿在他的心上。他循声望去，石碑身上的塑料布和稻草苫子被揭去了大半，童舞的六岁的儿子童童正坐在上面，举着锤子砸核桃。他一路蹿跳而去，石碑的一角已被砸去了拳头大的一块。他凄厉地一叫，仆倒于地。他为自己算的这一卦应验了，诊断书上写着：突发心肌梗塞……

于明诚由儿子和李书记拉着，恍兮惚兮地回到文化馆。同事们早已在大门口迎候。大家簇拥着他，纷纷说他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走到院子中央，不知从何而来的一片落叶飘打在他的脸上。他暗自一惊，就在地排车上为自己算了一卦。他苦笑着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看来是在劫难逃了！

二

于明诚曾是名牌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，本该在“政治”上有所作为的——

如今的事实足以作证：他的同班同学中，副省级干部三人，厅局级干部九人，县处级二十七人，称得上辉煌显赫。66年文化大革命，他正读大学三年级。他是被人们指责为逃避革命的逍遥派。在一场混战中，他充当和事佬，却也意外地受伤。混战是在中午，战场是在城郊的一片坟地。薄暮时分，乌鸦本无善意的怪叫却把他那颗即将飘逝的灵魂衔了回来。他的伤并不重，只是头上鼓起了一个包。他身边歪着一只黑色的陶罐。他想在他昏倒的一刹那正是这只陶罐向他袭来。他忽而来了兴趣，细细地观赏着。陶罐上有几尾粗线条勾成的鱼，迷朦的夜影中，鱼们渐渐苏醒了，翕腮抖尾，呼之欲出。他兴奋地怀抱着陶罐，跌跌撞撞走出了坟茔起伏的野地。

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把他和陶罐一起拖住，激动地说，宝！民族之宝！人类文化之宝！

于明诚就这样神差鬼使地“改行”了，他对自己的新的专业迷恋得如痴如狂，他感谢那个陶罐，感谢那个坟地，感谢那场混战。毕业前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破窗而入，躲进图书馆的一角，读了大量史书、工具书，对欧阳修的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的《金石录》、洪适的《隶释》、翁方纲的《两汉金石记》等专著，更是精心研读。大学毕业，同学们进京的进京，留省城的留省城，唯有他一人，分配到了县文化馆。

这个偏僻小县的文化大革命比外地晚了将近一年，于明诚进馆的时候，这里“破四旧”刚刚开始。上班后的第一个夜晚，电闪雷鸣，大雨如注。天空被一次次地凶残地撕裂，又一次次地顽强地弥合，地上满目汪洋，喧嚣鼎沸。

于明诚正辗转反侧，徐馆长叩开了他的门。这时，正是深夜一点。

于明诚同志，你喜欢你的职业吗？徐馆长问。这虽然是个驼背老头，目光却分外犀利，闪电一般刺得人目眩。

当然……报到的时候，我讲的都是真话，我忠于我的职业。于明诚颤抖着说。馆长深更半夜屈尊来，他预感到将会有什么大事发生。

于明诚，你能永不背叛吗？徐馆长逼近他。

能，我能。

于明诚，你能为自己的事业献身吗？

能，我能。

好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的眼力。徐馆长从怀里取出一张拓片，你看看这个。

这是一张汉画像石的拓片，高约 1 米 4，宽约 70 厘米、画分三层。第一层上端为天空，有卷状云纹，共计九朵。云下有伏羲、女娲。伏羲头戴斜顶高冠，女娲头戴五梁华冠。伏羲与女娲均为人身蛇尾，两尾相互交缠。伏羲执矩，女娲举规，两背相向。中有两个小人，其尾也相交缠。第二层为"子见老子"，二人都戴斜顶高冠，略为躬身，老子在右，面向左，孔子在左，面向右。老子手拄一棍，孔子手捧一雁献于老子。孔子身后有一身材较矮者，大概是疾颜回。第三层左边有一老虎，一位杂技艺人单足立于高翘的虎尾之上，两手耍着六个球；右边有一车，为两条鱼所拉，车载一大鱼，鱼上骑有一吹管老者，一男童站在管端舞一拂尘。

这真是瑰宝珍品！绝妙无比！于明诚看了又看，赞叹不已。

绝妙在哪里呢？徐馆长问。这句话，显然是要对新来的大学生“鉴定”一下了。

于明诚说，从内容上看，神话传说、文化掌故、民间生活存在于一块像石上，已属难得，而三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——造人、育人、娱人，这与常见的汉画像石画面层层之间毫无干连有着质的区别，这就是说，整块像石是和谐的、统一的，可以说这是一幅画。从局部内容看，伏羲麟身，女娲蛇躯，是屡见不鲜的；“子见老子”，在汉画像石中也并不罕见；而表现民间生活、民间艺术的第三层，在汉画像石中恐怕是绝无仅有。这既是现实的，又是理想的，其构思的奇特，寓意的深远，其旷达，其脱俗，在汉画像石中可以说是卓尔不群。这幅画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：伟大的艺术恰恰存在于民间，进入境界的生活恰恰是民间生活……说得俗一点，对于今天的艺术家，这幅画是一本珍贵的教科书。从石刻艺术上看，精致娴熟，布局巧妙；人与物的刻画，或写意，或工笔，都极具动态。说它尽善尽美，绝不过分……

徐馆长听于明诚说完，闭目叹息，好了，我放心了。徐馆长眼睛再睁开时，目光里少了一份犀利，多了一份抑郁。他说，我老了，这幅拓片给你保管。拓片只有两张，另一张在国家文物部门收藏。现在“破四旧”了，你要慎之又慎！

于明诚说，馆长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像对待生命一样。

徐馆长说，你刚上班，也许想不到，这块像石就在咱们馆。

于明诚惊异得险些叫出声来。

咱们馆——咱们县，目前除了这块像石，没什么珍贵的文物了。徐馆长说，这块像石就在文化馆后院的西北角放着。那里有口古井，县志上记载，明代就有了这口井。几百年来，这里屡遭大旱，井水从未干枯过。1936年，老百姓意外地从井里“出土”了这块汉画像石。当时，省城几个懂行的奸商和此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，要把它偷偷卖到国外，运出一百多里了，又被我们队伍追回来，为它还牺牲了三个战士……一晃三十年，像石还在那里躺着……

于明诚说，应该立起来，再建个碑亭，至少也应该放在室内。

徐馆长说，57年省里拨过一笔专款，碑亭还没来得及建，这里遭了水灾，这笔钱用来救济难民了。

于明诚说，再向上级申请？

谈何容易！徐馆长说，如今，别说为它建碑亭，连躺也躺开住了……

于明诚跟着徐馆长，披着雷雨，脚下蹬着滔滔流水，悄悄到了后院西北角。借着电光，于明诚总算见到了像石的真面目，尽管只是几个瞬间，却深深地烙在心上。他轻柔地抚摩着像石，如坐春风般地温暖。

雷雨愈加肆虐，水光迷茫，万物飘摇。浊水早已灌满了古井。

徐馆长从墙脚取出准备好的绳索、撬棍。于明诚猛然醒悟。不！馆长，不……他乞求着。徐馆长并不言语，把撬杠往他手里强硬地一塞。

像石平静地坠入井底了。两个人泥猴一般蹲在井沿，于明诚抱头抽泣，

徐馆长盯住他，疾呆似地喃喃着，时机不到，不可出土，时机不到，不可出土，时机不到，不可出土……

后来的事正如徐馆长所料。文化馆所有的文物都被"破除"了，造反派们想起了那块像石。文化馆几乎被掘地三尺，也不见像石的踪影。文化馆人人被审查，人人遭"逼、供、信"，像石还是杳如黄鹤。再后来，徐馆长被无休止地揪斗，受尽了逐步升级的肉体折磨。除了像石事件之外，徐馆长致命的罪恶是他在建国初讲过一句话：毛主席三天不学习，赶不上刘少奇；刘少奇三天不用功，赶不上毛泽东。那年的元旦那天，徐馆长失踪了，人们在古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打捞时，于明诚自告奋勇下到井底。他唯恐别人发觉井下的像石。他猜想，徐馆长最初绝不是选择这种自杀的方式，他不会提醒那些人这里还有一口被忽略的古井，他一定是向像石和古井诀别时，不慎跌落。于明诚又想，对于自杀，这里无疑是徐馆长最好的归宿。

像石在井底一沉便是十年。1977年春天像石重新"出土"，完好无损。首先向上级建议"出土"像石，并确凿无误地指明它的藏身之处的，不是于明诚，而是创作员小高。小高对上级领导说，水落而石出。小高的精明与内秀令于明诚惊诧不已，小高颇不以为然地说，这事能瞒得了外人，哪能瞒得了文化馆的人？于明诚一问，方信此言不差。为此，于明诚激动得心区疼痛——审查也好，"逼、供、信"也罢，文化馆没有一个人出卖像石、背叛文化——多好的同事，多好的文化人……

于明诚的激动一直持续下来。近几年，那种激动才不知不觉地淡漠了，

不知不觉地嬗变了——由意外、敬佩与谢忱变成了茫然、疏远与拒绝。同样持续下来的还有他的心前区疼痛，年复一年，年年有增。于明诚用不着算卦，也早已料定心脏会有出大事的这一天。

三

初秋的季节，万物都无可掩饰地透出悲凉之象。初秋里病愈的于明诚，一如万物，大不是先前的光景。于明诚自己想了想，就觉得颇似那片飘在他脸上的落叶，脸色像落叶那样蔫黄了，脊背像落叶那样卷隆了，脚下磕磕绊绊像落叶那样少了根基。同事们当面说他“必有后福”，背后又都议论纷纷，生发出些许生命的感喟——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；麦熟一场风，人走一场病；天地无情，反正怎么也是无情了，干脆我行我素，随心所欲，否则便就更增添无情了；人生无聊，反正怎么也是无聊了，再不无聊就更为无聊了……思来想去，怜悯着于明诚的同时，也怜悯起自己来了！

于明诚回到馆里，歇了一个多小时，就颤巍巍地去了后院，同事们怎么劝阻都是枉然。像石还在老地方躺着，还是那几块破败的塑料布和稻草苫子盖着，再上面是几个砖头压住。他仔细看了看像石残缺的部分。残缺的是天空，一个云朵消失了，带走了天空的一角。如果再往下一点，就会伤害女娲的头部。不幸中之侥幸，不幸中之侥幸。于明诚捂了捂心前区，一边自语着，一边蹲在地上寻找失去的那朵云，那一角天。他一点点地挪动着，墙脚，井边，菜丛。又由菜丛到了井沿。会不会掉到井里呢？什么可能都会发生，他思忖着。可惜他垂垂老矣，若在当年，他就早下了井……

他的儿子于大川先是蹑手蹑脚绕到他背后，继而两臂一抱，把他端出七八步。

你还要命吗？儿子大声说，你还不接受教训？是这块石头重要，还是你的命重要？

于明诚愣愣地说，当然是石头重要……一个是凡夫俗子，一个是文化瑰宝；一个是可有可无，一个是不可或缺……

什么瑰宝瑰宝的？于大川忿忿地叫开了，你把它当瑰宝，别人把它当废物！你还是先爱惜爱惜你这条老命吧！

于明诚一个长叹，你哪里能理解！我于明诚命系一石，早就人石合一了！

那好，要么我去喊石头个爹，伺候它倒省心；要么我把它砸了，把你和它分开，砸了它你就没心思了！没心思了！于大川将满腹牢骚尽情地喷吐了，你心里除了石头还有谁？连你自己都没有，还能有谁？那年下雹子，我娘被砸得昏倒了你不管，反倒跑来看你的石头，石头硬还是雹子硬？石头重要还是人头重要？你关心过我吗？我和老婆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你问过吗？我娘死后，你的工资足够用的，可是你整天买书写文章买书写文章，都到什么年月啦！你还要自费出版你写了一辈子的《金石新索》，你索来索去索着我，借了我两千元买香港书号，书号作废了，钱也要不回来了……迂腐至极！你把它当瑰宝，别人把它当废物；别人把它当废物，你把它当瑰宝！

于大川嗓门越来越高，心理上先是觉得和老子争吵，后来就觉得是和全社会争吵，再后来就是觉得是全社会和他老子争吵。这还真有了效果，吵着

吵着，李书记、盛馆长、赵雨果、新分来的音乐辅导员谢苑，七八个人陆续赶来。好言相劝，口到病除，争吵平息下来。于大川摇着头回他自己的家了。于明诚对着儿子的背影说，大川，我借你的两千块钱早晚要还你，不就是两千块钱？你放心！

于大川听了，止不住苦笑，泪也笑了出来。

书记、馆长一伙人都交口称赞于明诚，说他如何如何品格高尚，大家都像他这样，文化工作就好干了。创作员赵雨果持不同意见，他说都像于老这样，文化工作更难干，理由是穷，不会搞钱。赵雨果说，于老若能兼了财政部长和文化部长，文化工作才真正好干了。大家笑了一阵，就蹲下来，帮于明诚找那一角像石。

盛馆长回家拿来一床破败的旧褥子，盖在像石上，揭掉了稻草苫子。李书记见状，也拿来一件褴褛的棉大衣。两个人又蒙好了塑料布。这使于明诚很受感动。

赵雨果说，领导，光这样像救济难民似的不行！就不能来个革命性的行动？

盛馆长问，什么样的革命行动？我和李书记好好的谢谢你。

赵雨果说，革命行动是叫它由难民变成小康——建个碑亭！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碑，理当有个碑亭。

盛馆长说，谁不知道建碑亭好！展览也方便，雨果同志，资金呢？你问李书记，建碑亭的报告馆里打了没有二十次，也有十九次了，县里财政吃紧，

心有余力不足。

赵雨果说，馆里的创收不是搞得很好吗？拆了围墙，卖了白杨，来了古尸，耍了猴狼……

盛馆长说，雨果，你别耍贫嘴，抽空我和李书记跟你好好地算算收支账。要说创收，你正年轻，该是一把好手，光躲在屋里写你的传世大作不行。盛馆长指着谢苑说，小谢刚分来几个月，也通过办音乐培训班为馆里创收了几百元了。一分没挣的，就剩你和老于了，老于年纪大，文的这一行也难与经济效益挂钩，这个任务就免了，你呢？你叫李书记说说，李书记，你说说，雨果是不是该出点力了？李书记——

李书记一直在笑，李书记是一年前到任的，文化馆是副科级单位，他是加了括号的正科级。他原来是乡里分管宣传的党委委员，本是个清汤的闲差，手中没权没钱，只有到抓计划生育时，他才能同书记、乡长平起平坐了——党委委员各守一方，这就成了忙人，他深知忙也是白忙——即使一帆风顺，也要经过副乡长、副书记两个台阶，两届下来，年龄又超了提拔的界限，他一生就要老在副科上了。

正当他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去年那场大雨给他带来了转机。

那天，县委组织部高部长由市里开会，返回时赶上那场大雨，不得不落脚在李宣委所在的那个乡里。当时乡里的头头只有一位女性副乡长，再就是他李宣委了。高部长平时很讨厌这位女乡长，他多次接到人民来信，反映她与县里的某个老干部有染，而这位老干部正巧与他不是一条道上的人。那天

吃晚饭，高部长的司机填饱肚子就睡去了，酒桌上还剩下他们三个。先是表面应酬，一会儿就酒酣耳热。要下去二斤“孔府宴”。女乡长又暗中打开了第三瓶。她是海量，频频出击。高部长早有了几分醉意，明知不是敌手，就死活不再喝了。两个人推来推去，一杯酒居然泼在了女乡长的小腹上，三个人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女乡长并不罢休，抓住他的手相劝。抓来抓去，高部长的心理热乎乎的，看着她的确是个动人的少妇。

女乡长说，你要不喝这杯酒，就是对我有意见，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。

高部长说，哪有那么多的意见？我已经醉了！

女乡长说，说醉是假。部长，你应该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你在家怎么喝，在这里也怎么喝。叫你喝一杯真难，比抓计划生育还难。我给你讲个笑话，有个村长在会上对村民们发火，他说，你们男的一听结扎就摇头，女的一听戴环就撇嘴……

高部长笑得合不上嘴，也想起一个笑话，他指了指女乡长的泼湿的小腹，你不是叫我提意见吗？意见还真有，你那里不能仅仅是老干部活动中心，还应该成为青年之家。

女乡长和李宣委都是一个愣怔，高部长话一出口就后悔了，只是泼水难收。李宣委反应迅速，笑道，笑话！笑话！我也讲一个，某村一位老革命不服一青年干部的气，叫嚷着，老子八年抗战，不跟你一刀割蛋？！

僵局随即释然，三个人开怀大笑。

事隔不久，县级班子换届，女乡长以此事为由状告高部长。这事说小便

小，说大也能引出意想不到的麻烦。高部长有口难辨之际，见证人李宣委说话了，他说那不是高部长提的意见，是讲的笑话；笑话也不是高部长讲的，而是他讲的；笑话的内容也叫女乡长说翻版了，他的原版是老干部对一妇女说，你那里不能仅仅是青年之家，还要成为老干部活动中心。

换届结束，部长仍是部长。两个月后，李宣委意外地接到调令，成了文化馆的李书记。李书记心里有底，有了知恩图报的高部长，文化馆就是他的一块跳板了，只要不出乱子，将来调个好科局差不多是小菜一碟了……

李书记从上任那天起，就十分注重人缘。对下属只表扬不批评，只原谅不较量。文化馆无大事，就在小事上做个有心人。于明诚病了，他忙前忙后，买鸡蛋送水果；赵雨果深夜伏案写作，他就去劝他保重身体，还送给他二斤枸杞子；谢苑一分来，他就亲手为她在门上安猫眼，房前的走廊上安了盏电灯；搞舞蹈的童舞下了海，成了“金鸡服装店”的老板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看，问候问候。他觉得在文化部门里争争斗斗，实在是无聊透顶。因而，他在盛馆长面前很是恭顺，连盛馆长的岳母的姐姐去世，他也要送个花圈；年终评优秀党员，他带头评的盛馆长；盛馆长和于明诚的县级拔尖人才，也是他到处游说才审批下来的。他这种处世态度，盛馆长看得透彻，当面提过意见，他都表示接受，可做起来海棠依旧，也就拿他无可奈何了……今天，借着与赵雨果磨嘴，盛馆长故意将他一军。

到了这般境地，李书记不说也得说了。雨果，盛馆长的话你要好好琢磨琢磨。盛馆长早就说过，叫大家搞创收是难为大家了，可是不搞不行，总得